



肆、聖戰憶往



一、參加桂柳會戰的張濟夏

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，日寇侵華，蔣委員長於七月十七日在江西廬山發表《廬山聲明》，強調「我們希望和平，而不求苟安；準備應戰，而決不求戰。」「戰端一開，那就是地無分南北，年無分老幼，無論何人，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，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。」因日軍有備而來，戰事十分激烈。未幾北平失守，同年八月十三日，日軍侵犯淞滬，十一月上海撤守，政府播遷重慶。二十七年，蔣公任三民主義青年團團長，號召全國青年愛國從軍，對抗戰貢獻至大。



◀張濟夏（圖／張濟夏）

打倒日本鬼子 報國從軍禦侮

廣州市原是安樂繁榮的，但因當時抗日禦侮氣氛瀰漫這個南方大城市，許多重要道路會口，常看到青年學生站在長木板檯上，義憤填膺地演講，呼喚同胞們起來，打倒日本鬼子。某一個星期日，我隨祖母去她的侄兒家，即陸軍第六十四軍軍長陳公俠家午餐，我當面請

求表伯軍長允許我從軍報國，軍長說：「年紀小小要從小小做起。」而我的五叔張鐵錚，是黃埔軍校三期騎兵隊畢業，不幸於國民革命軍東征時殉國，一門忠烈，義無反顧，於是我在民國三十二年九月一日，任職第六十四軍軍需處三等佐軍需。

陸軍第六十四軍於民國二十六年八月，成立於廣東潮安，抗戰期間先後轉戰華中、華南諸省，包括豫中會戰、武漢會戰、桂南會戰、桂柳會戰等，其中，桂柳會戰戰況十分激烈。

參加桂柳會戰 星夜馳援柳州

民國三十三年十月下旬，本軍（第六十四軍）部隊於桂省（廣西省）東南部的桂平、蒙墟一帶，與日軍第十八、二十二師團遭遇，發生空前激烈的戰鬥，繼而日軍占領柳州外圍的蒙墟，本軍迅即包圍盤據蒙墟的日軍第二十二師團約一萬餘人，經八晝夜慘烈戰鬥，敵我傷亡慘重！惟敵仍頑據蒙墟陣地，我方曾截獲日軍要求增援電訊：「桂平戰役遭受支那（我國）軍罕有之勁旅猛烈攻擊，未能前進攫取柳州。」

戰況瞬息萬變，後來傳出柳州防務吃緊的消息，本軍奉令將防務交由第四十六軍接替，然後星夜馳援柳州，大夥兒摸黑急行軍，天色漆黑深沉，伸手不見五指，隊伍悄悄行

進，能見度僅及前面同儕身影，至凌晨二時許，抵達一處村落休息，當晚，我與三兩同事夜宿牛欄，與一頭大水牛為伴，疲憊的身軀與昏暗的油燈相映，感到十分無奈。

柳州空室清野 轉赴百色周旋

翌早天色尚未明亮，大部隊已渡過寬濶洶湧的「紅水河」，橋筏隨即爆破摧毀，惟尚有輜重人員，包括我們未及渡河，我即讓在場通信士官，以軍用電話機搭掛公路電話線，果然接通對岸來賓縣政府總機，急忙接轉本軍軍需處處長張盛卿上校，獲允午前派出渡輪接運，我們於下午安抵北岸。當晚隨部隊於來賓火車站搭乘火車急速駛往柳州。當火車翌早甫抵柳州車站，柳州城內已烽煙四起，爆破聲此起彼落，原來柳州已進行爆破行動，實施「空室清野」，即我方重要設施、物資，必須徹底破壞、銷毀、遣散，不使敵人有所利用，於是桂省最後據點柳州不幸淪陷矣。

當晚部隊實施夜行軍，途經桂西山區。桂省西北部高地一帶，常年雨絲風片，人文未開，諺云：「天無三日晴，地無三里平，人無三分情。」沿途峰巒重疊，部隊行動極端困難！午夜四周一片漆黑，配備重裝備之砲兵部隊，於陡峭崎嶇山崖中前進，稍有失慎，人員、馬匹、裝備即墜落萬丈深淵矣！部隊艱苦越過層巒疊障後，終於抵達廣西西部的百色

市，此處與雲南省近在咫尺，原駐防柳州第四戰區長官部的司令長官張發奎上將已進駐百色市，繼續指揮我軍與日軍作殊死戰。

對日抗戰勝利 接受日軍投降

民國三十四年八月，日本政府宣告無條件投降，我抗戰勝利，舉國騰歡，政府令全國三百萬部隊原地待命，聽候宣布部隊受降地區及對象。八月下旬甫至，本軍接奉受降命令：著第六十四軍前往廣東中山、順德、新會一帶，接受日軍第一三〇師團近藤部隊、中村旅團等投降。

民國三十四年九月一日清晨，軍部自廣西南寧蘇墟出發，兼程前往南海岸欽州市，參加九月三日盟軍勝利日慶祝會，當晚，並肩作戰的美軍大兵，人人興高采烈，對空鳴放卡賓槍，砰砰槍聲大作，替代爆竹聲。慶祝會場內滿布皺紙彩帶，開香檳聲四起，增添無限歡樂氣氛，慶祝勝利活動於深夜歡呼聲中落幕。

次早大夥兒懷著興奮心情，踏上勝利凱旋之路，部隊沿粵境（廣東省）南海岸東行，前往廣州市外圍的江門市，路程全長五百公里，部隊安排每連續行軍七天休息一天，以保持官兵體力。部隊行軍二十餘天後，終於到達新會、開平，距離目的地江門市僅剩一日路

程，部隊經整頓後，翌日繼續出發。軍部乘騎連備有馬匹，原安排主管人員乘騎，因他們連夜趕往江門，故我與好友楊君騎馬入城。

次日部隊七時出發，特務營（警衛營）擔任前鋒，接著是軍部軍官乘騎馬隊、軍部直屬工兵營、通信營、衛生營、兵工營、砲兵營、輜重團、野戰醫院等。至於軍屬三個步兵師受降地區，遵照指定目的地，前往接受日軍投降。受降典禮於當天上午八時開始，由軍長張弛中將主持，軍部全體軍官參加觀禮，我也在其中，投降日軍第一三〇師團的師團長近藤新八將戰俘名冊、武器裝備清冊等項，呈交我軍長接收，典禮過程莊嚴肅穆，當時勝利氣氛濃厚，民族意識高漲，頗受江門市民眾之愛戴。

（文／張濟夏）

（作者張濟夏，今年一百歲。民國十五年生，於三十二年從軍抗日，後隨軍來臺，服務軍職三十八年，官拜少將，曾任國軍同袍儲蓄會主任，聯勤財務署副署長，七十年於國防部主計局副局長任內退休，曾獲頒寶星、金甌、弼亮、陸光、忠勤等勳獎章二十二座。）